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上海人一说茄子就笑。拍个合影,男女老少齐声喊:茄子!你能不笑吗?

昨天上午,老婆抱了一枚青皮茄子回来,算它圆茄吧,倒有一尺来长;说它长茄呢,又分明是个小胖墩。“没吃过的就要尝一尝。”老婆总是有理。她将茄子削皮,切蝴蝶片,夹肉末,挂面糊,入油锅炸至两面金黄,是谓“茄饼”。略有外脆里酥的意思,又挖了一勺朋友送的XO酱助兴,却不作第二块想。饭店里的藕夹,我也兴趣不大。

北方多圆茄,南方多长茄;南方茄子以紫皮为正脉,北方茄子有紫有绿有黑。我吃过江苏溧阳的白茄,香糯软绵,有意外味。上海人吃茄子,无非凉拌、酱爆。凉拌宜选杭茄,条形细长,薄皮无籽,煮熟后撕条,生抽、薄盐,再淋几滴麻油就行了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也有凉拌茄子:“惟蒸烂划开,用麻油、米醋拌,则夏间亦颇可食。”我的经验是不能蒸过头,一烂未免皮肉分离,最恨举箸拎起一袋臭皮囊。不过加米醋是个好办法,各位不妨一试,拌芹菜、拌黄瓜、拌萝卜、拌莲藕,加醋后再冰镇片刻,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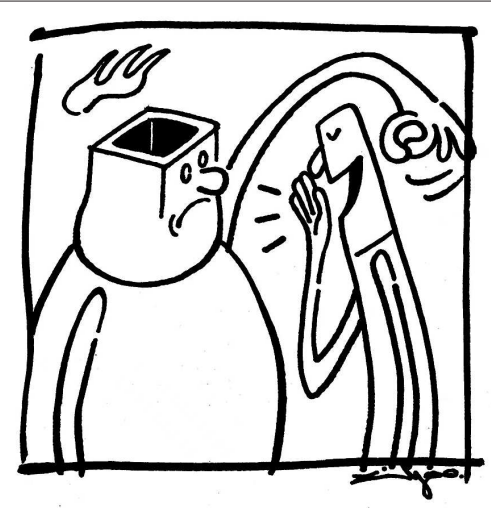
《随园食单》里还有“茄二法”:“吴小谷广文家,将整茄子削皮,滚水泡去苦汁,猪油炙之。炙时须待泡水干后,用甜酱水干煨,甚佳。卢八太爷家,切茄作小块,不去皮,入油炒微黄,加秋油炮炒,亦佳。”前者是酱爆,后者是家烧,提携蔬菜界的庸常之辈,必须“无味使其人”,唯纯天然秋油难得。

以前在大妈掌勺的居民食堂,酱爆茄子堪当平民恩物。茄子掰段寸半,大锅煸炒,浓油赤酱,装盆后茄皮上有无数个油泡泡吱吱作响,一口吞进,鲜汁爆浆,烫得舌尖打颤,也说不上回,赛过“素汤包”!一盆茄子可送一大碗糙米饭。

后来小饭店里出现了肉末茄子煲,杀饭神器。无论绿肥红瘦,一经椒麻辛辣加持,便能让茄子大跳霹雳舞。稍见粗壮者以蓑衣刀法塑身,油锅一滚,盘成一圈,甜辣酱汁兜头一浇:“素黄鳝来啦”。这几年川湘馆子里的皮蛋擂椒茄子风评不错,家里也能做,不难。

一
说
茄
子
你
就
笑

沈嘉稼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愚者被纠正会讨厌你,智者被纠正会感激你。

梅龙镇里的酱爆茄子是饕客的心头好,我每去必点。他家取杭州茄子,去皮切条,先炸后炒,盆底不见一滴水。“条形分明,似酱无酱,糯香鲜醇,油而不腻”,这是国家级烹饪大师徐正才先生告诉我的成菜标准。我在家常经常烧这道菜,晒到微信上赚口水,招待亲朋好友,也算一招鲜。

茄子可条可块,也可丁,我在吴江宾馆吃过徐鹤峰大师烧的八宝辣酱茄丁。受此启发,回上海就烧了扁尖圆椒茄丁、沙鳗鲞毛豆茄丁、蚝油牛肉茄丁,都好吃。此时圆茄也可以用,去籽、留皮,炆锅,少着水,让茄肉有点骨子,收汁要果断。

在万物皆可糟的盛夏,冰啤的标配糟猪耳、糟凤爪、糟门腔、糟蛏子、糟鲜鲍等,其实蔬菜也可一糟,比如糟毛豆、糟茭白、糟豆笋,还有糟面筋、糟素鸡、糟茄子。

朱彝尊在《食宪鸿秘》中记了一款糟茄,“色翠绿(看来是圆茄——作者注)”,内如黄蚬色,佳味也。”蚬是一种长着双翅的小飞虫,背部呈深黄色,用这来形容加工后的茄肉,今人不大好理解。所幸作者用一段歌诀透了底:“五糟六茄盐十七,一碗河水甜如蜜,做起来收藏好,发着岁月留下的独特韵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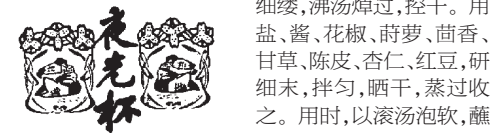
吃到来年七月七。”奥妙全在首句,五斤酒糟、六斤茄子和盐,盐十七两。霜降前后,架上最后一茬茄子收下来,去掉茄蒂花萼,不可水洗,用软布擦干净,堆在陶盆里,按照歌诀中的方法拌匀。三天后挤去盐水塞进坛子,再灌进糟卤没顶,密封半个月后就可开吃。悠着点,能吃到来年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那一天。

我们可以“洗澡”,将茄子煮熟后稍控水分,糟卤浸渍时间也不要长,半小时足够,冰发更佳,临吃浇上糟油。这个糟油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仓糟油(那个其实是糟卤),而是用精制油加江糟熬炼的糟油。今春吴江庙港老镇源酒家的姜总快递给我一小瓶,雅香馥郁,拌面、拌菜两相宜。

《食宪鸿秘》里还介绍了蝙蝠茄和香茄,前者需要梅卤,后者用到陈皮和紫苏。将茄子推上风口浪尖的,就是曹雪芹。我在朋友开的饭店里试吃过红楼名菜“茄鲞”,大厨按照凤姐儿的说词一步步来。我不免暗笑,曹家曾经阔过没错,但少爷不会去厨房卧底吧。我细嚼慢咽,假装骋怀游目,但始终没吃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感觉,而已而已。后来在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看到了一款“鹌鹑茄”:“拣嫩茄切作细条,沸汤焯过,控干。用盐、葱、花椒、茴香、甘草、陈皮、杏仁、红豆,研细末,拌匀,晒干,蒸过收之。用时,以滚汤泡软,蘸香油炸之。”哈,曹公肯定看过八笺,一时手滑,移花接木啦!

孙机在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一书中说茄子原产印度和泰国,最早见于晋代的《南方草木状》,北魏的《齐民要术》里记载得更加详细。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里说:“茄子一名‘落酥’,又名‘昆仑紫瓜’。种莧其傍,同浇灌之,茄莧俱茂,新采者味绝美。蔡樽为吴兴守,斋种白莧、紫茄,以为常膳。”还真是,前几年我在嘉善就吃过白莧梗炒紫皮茄,软烂烫鲜,素面朝天,一上桌就光盘。对,我明天炒一盘让老婆大人尝尝吴太守的常膳味道!

石涛、齐白石等大师画的茄子都是圆茄,胖乎乎才福态呀。白石山翁鲑背之年还在画茄子,不只有情趣,更有生活态度。食粥致神仙,佳蔬抵万金!



老仓库库场的南首是一条河,河边长着一棵大树。树名,忘记了,总觉得这树长得有点怪异,树干不粗,树枝特别多,树叶特别密,遮下的树荫又圆又大。八月是最热的时候,干活的男人、女人,吃好饭后就来到了树下,往地上一坐,双手抱腿,或者仰面,都可以马上睡去。树是越长越高了,树叶是越长越密了,到后来,这树就成了一把撑天的太阳伞。

我从十六岁起,一直在村里劳动,中午也一直在树下休息。村里有好几位姑娘,比我大一二岁,她们也喜欢到树下打个盹。我们这个村子里的男人很少,许多男人都去做泥水匠了,留下的活儿,让更多的女人承担了。那些水灵灵的姑娘,只好做着男人做的活儿,比如挑稻、挑秧、犁地、耘地等。大家心里有些怨气,有人借此机会调侃:找婆家,找到别处去,那地方男人多,可以随便找。

气话说过了,活还得继续干,姑娘们拿起扁担、绳索,走向了田间。

有一次挑稻,我看见芳芳姑娘,稻把装到与人一般高。我很担心她是否挑得动,她恰是第一个迈步,动作真利索,而且挑担小跑的样子,很优雅,很大方,走过我身边时笑着对我说:弟弟,肩膀要换得忙一些。我那时想,讨芳芳姑娘做老婆多好啊!力气大,又会体贴人。后来我和阿玲姑娘一起插秧,阿玲插秧速度快得惊人,双腿退下去时,还不时地将秧把轻轻地放在别人的屁股后面,让别人节省点时间。这事情很小,但也在帮助别人。我又想,我就要娶这样的姑娘做我的妻子;还有一次,我看见氏族里的小嬢嬢,趁着劳动的休息时间,奔回到自己家里,拿来了一面盆的糖水塌饼,然后一只只地分给大家吃,我就想将来最好讨嬢嬢做我的妻子,我不会饿肚子。

我想的这些还没有做到梦里去,她们却一个个地不看见了。她们去了哪里?我不敢多问,但我一直无法忘记她们,即使我在华师大读书的日子里,她们干活的影子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有时读书累了,想一想她们,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。

华师大丽娃河边也有许多的大树,也能遮天蔽日,也可以乘风凉。但是,我总觉得这里的树,没有仓库场的树高、大、密。比如树干,比如树叶,甚至树的气息。我一直在脑子里做比较,比较的结果是:丽娃河的树好看,却看不到村上的姑娘。

我把这种情感寄托在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里。每天上课前,每天放学后,我躲在道路的一侧假装看书,两眼却一直一直在人群里搜索着她们的影子。我知道这是我太过往情感的回忆或追寻,是一种感觉,而不是一种事实,因为今天不是过去,这里也不是仓库场。

我回家了,想找找她们,说一说我读书的故事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母亲,母亲大惊失色:孩子,她们都嫁人了,嫁的都是军人,日子过得好好的,别去打扰。我点头称是。后来一个人去了仓库场,发现那棵大树不在了,大树旁边的河流变窄了,河水污浊,河面死寂,心里感觉很是失望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念着她们,念着芳芳要我多换肩膀的叮嘱,念着阿玲递秧把的举止,还念着小嬢嬢的塌饼。母亲说:念着要放在心里。后来我也想通了,其实呢,是我记着了她们的好,假如当初她们没有善意的举止呢?我还会这样想吗?我也许不会。我突然觉得我原来要找的就是那份淡雅的、自然的、没有半点做作的美好,是那份美好存留心底而不断泛起的缘故。

美好无处不在!《文学概论》的老师推了推眼镜说:关键是你发现了没有?

一直念着你的好

高明昌

工程部队的生活总是走南闯北,每当工作告一段落回到部队,就会有种回“家”的感觉。1992年10月,我任海军北海舰队某工程部队政委期间,奉命在王家岛建造500吨级客货码头。这个码头的建成,将结束该岛自古以来没有码头靠小船登陆的历史。

王家岛位于辽宁大连南部的黄海里,面积4.88平方公里,远离大陆12海里。这里正如军歌《战士的第二故乡》的歌词中唱的那样:“海水绕海礁,人都说咱岛儿小,远离大陆在前哨……”一到冬天,强劲的海风裹着漫天的雪花不断袭来,官兵们头戴戴绒帽,身着羊毛皮大衣,脚穿羊绒大头鞋,但仍挡不住阵阵寒气。特殊的自然环境下,王家岛几乎成了封闭的孤岛。自接受施工任务后,官兵们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,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了码头水下主体的水泥浇灌工程。海岛的冬天是寂寞的。在海岛过年,远离大陆、远离连队、远离家人,大家面对眼前一片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,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。那时候岛上没有电话,无法与外界联系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留守官兵们给家里写信,原想春节前能接到家中来信,但左顾右盼快一个月了,还没等来。于是,便到当地邮局查询,结果,写的信因受寒流和台风影响,仍滞留在岛上没有发出。同时,海岛远离大陆,给官兵们生活带来诸多困难,但对留守官兵的所忧所虑,岛上乡亲们总是给予热情的关心和帮助。

终于到了码头建好的那天,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当一轮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,海面上泛起碎金似的波光,一座崭新的气势恢弘壮观的码头屹立在海上,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,官兵们激动万分,那一刻,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当完成码头建造的光荣任务后,部队官兵要离开的消息在海岛传开,渔民们奔走相告。离岛那天,整个小岛沸腾,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送行,“谢谢解放军”“谢谢海军官兵”那高亢、真诚、激情的致谢声在海岛久久回荡。直至舰艇缓缓离开码头,还能清晰地看到渔民们用手势表达的依依惜别之情。

时光荏苒,那年在王家岛建码头的情景早已被记忆封尘,但那份在茫茫人海中与海岛人民朝夕相处的鱼水情仍让我魂牵梦绕。

们却一个个地不看见了。她们去了哪里?我不敢多问,但我一直无法忘记她们,即使我在华师大读书的日子里,她们干活的影子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有时读书累了,想一想她们,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。

华师大丽娃河边也有许多的大树,也能遮天蔽日,也可以乘风凉。但是,我总觉得这里的树,没有仓库场的树高、大、密。比如树干,比如树叶,甚至树的气息。我一直在脑子里做比较,比较的结果是:丽娃河的树好看,却看不到村上的姑娘。

我把这种情感寄托在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里。每天上课前,每天放学后,我躲在道路的一侧假装看书,两眼却一直一直在人群里搜索着她们的影子。我知道这是我太过往情感的回忆或追寻,是一种感觉,而不是一种事实,因为今天不是过去,这里也不是仓库场。

我回家了,想找找她们,说一说我读书的故事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母亲,母亲大惊失色:孩子,她们都嫁人了,嫁的都是军人,日子过得好好的,别去打扰。我点头称是。后来一个人去了仓库场,发现那棵大树不在了,大树旁边的河流变窄了,河水污浊,河面死寂,心里感觉很是失望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一直念着她们,念着芳芳要我多换肩膀的叮嘱,念着阿玲递秧把的举止,还念着小嬢嬢的塌饼。母亲说:念着要放在心里。后来我也想通了,其实呢,是我记着了她们的好,假如当初她们没有善意的举止呢?我还会这样想吗?我也许不会。我突然觉得我原来要找的就是那份淡雅的、自然的、没有半点做作的美好,是那份美好存留心底而不断泛起的缘故。

美好无处不在!《文学概论》的老师推了推眼镜说:关键是你发现了没有?

一直念着你的好

高明昌

工程部队的生活总是走南闯北,每当工作告一段落回到部队,就会有种回“家”的感觉。1992年10月,我任海军北海舰队某工程部队政委期间,奉命在王家岛建造500吨级客货码头。这个码头的建成,将结束该岛自古以来没有码头靠小船登陆的历史。

王家岛位于辽宁大连南部的黄海里,面积4.88平方公里,远离大陆12海里。这里正如军歌《战士的第二故乡》的歌词中唱的那样:“海水绕海礁,人都说咱岛儿小,远离大陆在前哨……”一到冬天,强劲的海风裹着漫天的雪花不断袭来,官兵们头戴戴绒帽,身着羊毛皮大衣,脚穿羊绒大头鞋,但仍挡不住阵阵寒气。特殊的自然环境下,王家岛几乎成了封闭的孤岛。自接受施工任务后,官兵们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,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了码头水下主体的水泥浇灌工程。海岛的冬天是寂寞的。在海岛过年,远离大陆、远离连队、远离家人,大家面对眼前一片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,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。那时候岛上没有电话,无法与外界联系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留守官兵们给家里写信,原想春节前能接到家中来信,但左顾右盼快一个月了,还没等来。于是,便到当地邮局查询,结果,写的信因受寒流和台风影响,仍滞留在岛上没有发出。同时,海岛远离大陆,给官兵们生活带来诸多困难,但对留守官兵的所忧所虑,岛上乡亲们总是给予热情的关心和帮助。

终于到了码头建好的那天,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,当一轮朝阳从东方喷薄而出,海面上泛起碎金似的波光,一座崭新的气势恢弘壮观的码头屹立在海上,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,官兵们激动万分,那一刻,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当完成码头建造的光荣任务后,部队官兵要离开的消息在海岛传开,渔民们奔走相告。离岛那天,整个小岛沸腾,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送行,“谢谢解放军”“谢谢海军官兵”那高亢、真诚、激情的致谢声在海岛久久回荡。直至舰艇缓缓离开码头,还能清晰地看到渔民们用手势表达的依依惜别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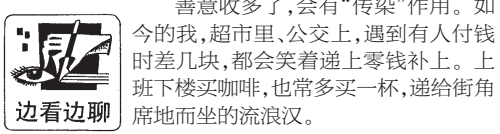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荏苒,那年在王家岛建码头的情景早已被记忆封尘,但那份在茫茫人海中与海岛人民朝夕相处的鱼水情仍让我魂牵梦绕。

善意的传递

杜敏

那天晚饭后,和先生在家附近街道散步,不料天色突变,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我俩只得快步奔到路边一棵大树下。雨,越来越大,没办法了,反正都是淋,我俩决定冒雨快速奔回家……正在这时,白茫茫的雨雾中,一个打着伞的人影朝着我们走来,近了,是个老人,我俩正纳闷着,一声招呼后,老人来到我们面前。“没带伞吧?”他微笑着说,“这天气太糟了,马上还有大雷雨。”边说,边递过另一手中提着的伞:“赶快回家吧。”太感动了,我和先生连声道谢:“我们住隔壁两条街外,回去后,马上把您的伞送回来。”“不着急,不着急,天好了,任何时候都行。”老人指着斜对面一幢房子说,“我就住那,伞放门口就行。”一位老人,冒着倾盆大雨,为素不相识的人送上雨伞,而且,根本没想过,他帮助的人会不会不再回来。

善意收多了,会有“传染”作用。如今的我,超市里、公交上,遇到有人付钱时差几块,都会笑着递上零钱补上。上班下楼买咖啡,也常多买一杯,递给街角席地而坐的流浪汉。



竹篮,在我的记忆里曾是生活中最普通低调的物件,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生活用具,派的是最接烟火地气的用场,陪伴的是最寻常无奇的日子。

那时没有冰箱,记得母亲每天清晨挎着一只圆形桶状的竹篮,穿梭于菜场,将蔬菜及计划供应的副食品买回家。这只竹篮不光买菜时用,平时买油盐酱醋、肥皂草纸等日用品用的也是它。我还特别难忘春节前夕,我与楼里的孩子们结伴提着竹篮,半夜去菜场排队买年货的情景。印象中,这种竹篮特别经久耐用,有次父亲托人从杭州带了一只闻着有竹子清香、满眼绿色的新

雅玩

竹篮,用了几年后,外表慢慢变成了暗淡的金黄,好像一直不会坏,已记不清究竟用了多少年。

竹篮,用编织工艺制成,是我国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。据《易经·系辞》记载,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精巧的编织工艺,出现了篮、篓、筐等实用器物。我曾在拍卖行、出售旧物的店铺和民俗博物馆,看过很多造型别致多样,花纹多姿多彩,各种编织技法层出不穷的竹篮。按用途区分有盛放菜肴糕点用的食篮、专门盛放文房四宝和书籍的书篮、为孩童周岁礼物的掣篮、妇女做鞋放针线用的鞋篮,还有插花的花篮等不下几十种。这些大大小小前所未见的老竹篮,都散发着岁月留下的独特韵味。

出于怀旧的情结,我专门收藏了几只清代晚期的竹篮。其中一只高32厘米,直径24厘米,盛放点心的圆形食篮。篮盖由竹篾及细如头发的竹丝编成,联结处处显一圈挺括的线条;篮身采用绞丝纹工艺,另有四条编织对称的夹花条纹环绕,底部用刻有回纹图案的竹条镶边。拎攀两边的竹片上,还用浮雕技法刻有寓意宁静神明的阴阳板、生机勃勃的横笛等八仙图案。整个篮子上下两层结构,做工严丝合缝,别具匠心。外表经百多年光阴浸润,呈现出深褐色的幽幽光泽。

值得一提的是这只食篮盖上有编织出的双喜,篮柄上还留有清晰的“癸酉年、高三房”的毛笔字。根据这七个字及干支纪年的信息,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这样的画面,1873年的某一个良辰吉日,有位妙龄女子身穿红绸嫁衣,头戴红纱巾,在一阵喜庆的鼓乐声中,走下花轿,嫁给了一位姓高的男子。这只集编织、雕刻、文字于一身的小小的竹篮,成为了时光里的一道风景,一个时代的佐证。

如今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,竹篮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,偶尔或能在旅游景点看到,也已是非遗文化遗产了。我儿时用过的竹篮,也早不见了踪影,但装满了难以割舍往事的竹篮,永远会留在我心里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怀想王家岛建码头

郭树清

心灵之约

俞娜华